



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EBE CHI 1

SESSION 2019

**CAPES
CONCOURS EXTERNE**

SECTION LANGUES VIVANTES ÉTRANGÈRES :

CHINOIS

COMPOSITION EN CHINOIS

Durée : 5 heures

Les dictionnaires unilingues en langue chinoise Xinhua Zidian et Xiandai Hanyu Cidian sont autorisés.

L'usage de tout autre ouvrage de référence, dictionnaire et matériel électronique (y compris la calculatrice) est rigoureusement interdit.

L'usage de la loupe est autorisé.

Si vous repérez ce qui vous semble être une erreur d'énoncé, vous devez le signaler très lisiblement sur votre copie, en proposer la correction et poursuivre l'épreuve en conséquence. De même, si cela vous conduit à formuler une ou plusieurs hypothèses, vous devez la (ou les) mentionner explicitement.

NB : Conformément au principe d'anonymat, votre copie ne doit comporter aucun signe distinctif, tel que nom, signature, origine, etc. Si le travail qui vous est demandé consiste notamment en la rédaction d'un projet ou d'une note, vous devrez impérativement vous abstenir de la signer ou de l'identifier.

Tournez la page S.V.P.

A

INFORMATION AUX CANDIDATS

Vous trouverez ci-après les codes nécessaires vous permettant de compléter les rubriques figurant en en-tête de votre copie.

Ces codes doivent être reportés sur chacune des copies que vous remettrez.

► **Concours externe du CAPES de l'enseignement public :**

Concours
E B E

Section/option
0 4 2 4 E

Epreuve
1 0 1

Matière
1 8 6 2

COMPOSITION

请联系 Je de l'écrivain et jeu de l'écriture 文化概念中 autobiographie, mémoires, journal intime 这一个主题，对下面两篇文章进行综合分析。

Document 1

《我与父辈》第一章 我的那年代 节选

阎连科

小学

年代存在，是因着记忆。有的年代过去了，有刀凿之痕；有的年代，平淡无奇，如飘浮流云，风来雨去，了无迹痕，只留一些味道在其中。

宛若我不知道我的出生年月样，也不知道我是何年何月开始读的书。家在中原的一个偏穷村落里，父母计时，一般都依着农历序法，偶然说到年月公元，村人们也都要愣怔半晌。在中国的乡村，时间如同从日历上撕下的废纸。之所以有着时间，是因着某些事件。事件是年代的标记，如同老人脸上的皱褶标刻的岁月。

之所以有着那一年的存在，是缘于那年我与二姐一道到村头庙里读书的因由。

[...]我的对手，不是我的二姐，不是班级他人，而是我的同桌女孩。她浑圆，洋气，洁净，嫩白，说话时甜声细语，准准确确，没有我们乡下孩子的满口方言，拖泥带水，也没有我们乡下孩子在穿戴上的邋邋遑遑，破破烂烂。她的满口，都是整齐细润的白牙，整日的浑身，都是穿着干干净净、洋洋气气、似乎是城里人才能穿戴的衣衣饰饰。和她，我们彼此只还有一分之差。

仅就一分之差。

为这一分的超越，我用了整整一个学期的努力。

终于到了期末。

终于又将考试。

终于，老师宣布说，明天考试，请同学们带好钢笔，打好墨水，晚上好好睡觉。[...]

终于，老师来了。

终于，却是徐徐地进了教室。他款步站在土坯垒砌的那个讲台上，庄严地看了同学们，看了讲台下那一片紧张与兴奋的目光，嘴上淡淡地笑一笑，说，今年考试，不再进行试卷作题了。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说，为了让大家都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不再进行试卷考试。说，我们今年考试的办法，就是每个同学都到上台来，背几条毛主席语录。凡能背下五条者，就可以由二年级升至三年级。

老师话毕后，同学们集体怔了一下。

随之间，掌声雷动了。[...]

自那之后，我们升级都是背诵毛主席语录。这让我对她——那个来自城里的女孩，再也没了超越的机缘，哪怕只还有一分之差。那年代中的一些事情，虽然微小，却是那年代中怪异浓烈的一股气味，永永远远地铸成坚硬的遗憾，在我的人生中弥漫，根深而蒂固。在那个年代读书，二升三时，只需要背诵五条毛主席的语录；三升四时，大约是需要背诵十条或是十五条。期间为了革命和全国的停课闹革命，还有两年没升

级。没有升级，也依然上学，学习语文，演习算术，背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那老的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与《愚公移山》。今天间，回味那个年代，其实我满心都充盈着某种快乐和某种幸福的心酸。因为没有学习的压力，没有沉重的书包，没有必须要写的作业，也没有父母为儿女升学的愁忧。伴随我童年的，除了玻璃弹子、最高指示和看着街上大人物的游行，还有亲自跟着学校的队伍到村街上庆贺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这都是一些快乐的事情——就是到了今日与现时，这些欢乐也意味无穷着。然而剩下的，是永不间断的饥饿和寂寞，下田割草和喂猪与放牛。这让我感到了乡村的无趣和疲惫，土地的单调及乏味，仿佛葛藤草蔓般缠在我身上。好在着，岁月中夹缠的却久远的幸运，就是直到我小学毕业，那些住在乡村的几个“市民”户口的漂亮女孩，她们总是与我同班。她们的存在，时时提醒着我的一种自卑和城镇与乡村必然存在的贫富贵贱；让我想着那种与生俱来的城乡差别，其实正是一种我永远想要逃离土地的开始和永远无法超越了的那一分的人生差距。

《红楼梦》

终于地，进入了 20 世纪 70 年代。

我和许多同学一道，以通背规定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和老的“三篇”之优异成绩，顺顺利利地升了中学。很快，在我的中学时代，革命形势在沸腾的安静中有了慷慨的变化。并不知道，这一年初中的升级考试，不再是以背诵毛主席的文章、诗词为考试的评判模式，终于，学校又有了考试制度。就像遇了春天必会有雨样，升级，又有了必须的考试。可必须考试时，不知为何，我已经不再有那种超越一分之差的奋斗之力，只是痴迷于阅读那时能够找到的革命小说，如《金光大道》、《艳阳天》、《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还有《烈火金刚》和《林海雪原》等。我不知道这些小说属于“红色经典”，以为那时的世界和中国，原本就只有这些小说，小说也原本就只是这样。

注：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中国河南省嵩县，当代中国作家，被誉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代表作有《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等。很多作品被广泛译为二十几种语言。《我与父辈》是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出版的长篇散文。

Document 2

《亲爱的安德烈》：一、十八岁那年

龙应台

安德烈：

你在电话上喘气，刚刚赛完足球进门。晚上要和朋友去村子里的酒吧聊天。明天要考驾照。秋假会去意大利，暑假来亚洲学中文。你已经开始浏览美国大学的入学数据。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你说，“M，你十八岁的时候知道什么？”
[...]

十八岁的我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

我住在一个海边的渔村里，渔村只有一条窄窄马路；上班上课的时候，客运巴士、摩

托车、脚踏车、卖菜的手推车横七竖八地把马路塞得水泄不通，之后就安静下来，老黄狗睡在路中间，巷子里的母猪也挨挨挤挤带着一串小猪出来遛达。海风挟着咸腥味，吹得椰子树的阔叶刷刷作响。

我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五年后到了洛杉矶，在驶出机场的高速公路上，我发现，对面来车那一系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灯，而自己这条线道上看出去，全是车的尾灯，一溜红灿。怎么会这样整齐？我大大地吃惊。那时，已经二十三岁，还习惯人车杂踏、鸡鸭争道的马路概念。[...]

我没有进过音乐厅或美术馆。唯一与“表演”有关的经验就是庙前酬神的歌仔戏。老人家带着凳子和扇子去广场上看戏，年轻人却在家里背书，准备永无歇止的考试；歌声从劣质的扩音器传来，日日夜夜像轰炸般无从躲藏。[...]

游泳池？没有。你说，我们有了大海，何必要游泳池。可是，安德烈，大海不是拿来游泳的。你知道，我们的海岸线是军事防线，不是玩耍的地方。再说，沙滩上是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渔村没有垃圾处理场，所以人们就把垃圾堆到空旷的海滩上去。风刮起来了，七零八落的东西满天飞。

我不知道，垃圾是要科学处理的。[...]

我们每天穿着白衣黑裙，而上学的时间那样长，从清晨六点出门候车到晚上七八点回家，礼拜六都要上课，我们就等于永远穿着白衣黑裙，留着齐耳的直发。我不知道什么叫时尚，化妆，发型。因此也不知道什么叫消费。是的，我没有逛过百货公司。村子里只有渔民开的小店，玻璃柜里塞得满满的，满到你根本看不出里头有什么。[...]

我的十八岁，安德烈，是一九六九、一九七零年的台湾。你或许大吃一惊，说，M，那一年，阿波罗都上了月球了，你怎么可能这样完整地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忘记一个东西，叫城乡差距，安德烈。愈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城乡差距愈大。我的经验是一个南部乡下渔村的经验，和当时的台北是很不一样的。更何况，当时的台北也是一个闭塞的小城啊。全台湾的人口一千四百万，国民平均所得只有二百五十八美元。台湾，还属于所谓“第三世界”。

我要满十八岁了，阿波罗登上月球，美国和越南的军队侵入高棉，全美爆发激烈的反越战示威，我后来去留学的俄亥俄州有大学生被枪杀；德国的布朗德总理上台，到华沙屈膝下跪，求历史的宽赦；日本赤军连劫机到了北韩而三岛由纪夫自杀。还有，中国的文革正在一个恐怖的高潮。这些，我都一知半解，因为，安德烈，我们家，连电视都没有啊。即使有，也不见得会看，因为，那一年，我考大学；读书，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

注：龙应台（1952年-），作家，台湾高雄人。代表作有《野火集》、《龙应台评小说》、《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等。《亲爱的安德烈》是龙应台和儿子安德烈用三年时间互通书信的结集，200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